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
第一七一回 一粒靈丹賊官返善 六千租谷賢婦輸軍

話說趙知縣見那銀箱裡面一張說怕，初時還疑惑是董事褚得寬的來條，及至就此燭火一望，知道不是，隨即放下燭火，將紙條打開，但見上面寫道是：銀二千兩，寄在尊箱。玉山剿賊，抵作兵糧。

供給俺酒，與廉何傷！林得妄想，將此還償。

候看事結，解送軍行。慎之慎之，為俺收藏！

果真四字一句，寫得整整齊齊，活像一張四言簡明告示，下面又畫了他的那例行花押，一隻酒罈，兩把鐵錘。趙知縣看畢，只得對那元寶歎了一口氣，仍把說帖放在裡面，鎖好著箱子，跑到前面陪著濟公吃酒。但見濟公問道：「那銀子點過數嗎？可是□隻一排，排了四排，一錠不多，一錠不少嗎？」趙知縣被他問得面紅耳赤，無言可對。一宿無話。濟公的酒，他自然是通宵達旦，不必細說。

到了次日，趙知縣一早起身，走到前面，但見濟公把一把空酒壺倒在桌上，左手端住一個酒杯，裡面還有半盅的酒；右手拿一片破芭蕉葉子托住了頭，眼睛閉著，那個呼聲就同木匠鋸木頭一樣。趙知縣暗罵道：這個禿驢！這時刻怕的人拿把鋼刀將他腦袋砍掉，多分都不曉得了！那知心裡這句話還不曾想得完，忽聽濟公「嘍」的向桌上一擲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懸煞了！懸煞了！腦袋兒幾乎被砍了去。快些拿酒來，暖一暖痛罷！」趙知縣吃了一嚇，暗道：這人面前，真個是不能動一些妄念呢！連忙就喊人拿酒換菜，自己也吃了一些早點，就開了點名單，傳了刑房：刑房件作差役、全班民壯，預備到葉少文家相驗。一聲傳出，果然不到一刻，書差們皆來伺候。趙知縣未知濟公同走不同走，見他滿口酒大塊肉正然吃得高興，又不敢去問他，故意的說道：「葉家此時可算連喪主都沒得，還不曉得那馬房在什麼地方，這葉王氏母子有命沒命呢？」說著，便望著濟公，且看他怎樣說法。只見濟公忽然怒氣勃勃的道：「要走便走了，弄在俺面前嘍咕！俺那裡也跟著你老爺的轎子，到人家去相驗嗎？而且這些酒兒菜兒的，叫俺丟下來就走，不是要俺的命嗎！」趙知縣見他這樣說，只得由他在此飲酒，自己便上轎，開鑼馮道的，直奔葉少文家相驗而去。

且言葉少文家中，那時自葉大魁被差人提走之後，家中並無家主，一些家人商議道：「如今姓葉的可算輕輕巧巧把個家當丟下來了，我們何不也搜羅搜羅，分他一點好處，也不犯法！」內有一人道：「諸位歇歇罷，還有什麼搜？你們不看見，已經被大魁這個強盜滿滿一箱子送家去嗎？」大眾道：「你這人心路倒也不小！我們那裡發借大的財嗎？就那上房裡二□四號在箱每人分兩隻去，也就吃喝一世了。」大眾當下便將大門關起，葉家此時只有八個家人，一同蜂擁的取了燭火，走進上房。但見這房裡裝了一張三道簷的雕花大牀，上首兩張櫥櫃，下首兩架紅漆皮箱，每架八隻，櫥櫃旁邊又架了八隻。大眾看了一看，好不歡喜，便議道：「我等八人，恰好每人三隻；每架上每人一隻，裡面好歹各安天命。」大眾商議已定，內有一個領頭的道：「千千有個頭，萬萬有個尾，這個主意是我想出來的，頭上三隻皆分配把我是道理。」就此便把櫥頭睡櫃移了一移，上面又加了一張機子，這家人就站了上去，搬那頂上的箱子。

那知手才抬起，只覺得有人在下面搖那杌子。那人低頭一看，不覺大吃一嚇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日間在這裡鬧事的那個邋邇和尚，伸了一隻釘把似的大手，扳住那機子搖個不停。就此一嚇，那人便連忙爬下到了下面，卻又看不見什麼和尚，說道：「嘍，好奇怪啊！」大眾見他才爬上去又復爬下，不知他什麼用意，便問道：「你既然爬上去了，怎樣又空手爬下呢？」那人也不回答，只是喊奇。大家又問道：「奇怪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真算奇怪，我站在上面，只覺得有人搖機子；低頭一望，卻就是日間的那個和尚。那知爬下來，卻又看他見，你們可曾看見他嗎？」大眾道：「你倒望見鬼了！」內中又有一個抱奮勇的道：「等我上去，搬個箱子算什麼？還要這裝腔作勢呢！」說著一縱身就爬了上去。果然那腳下的機子也覺索索的抖個不住，心中暗道：那裡這和尚果真作任嗎？我倒要望一個真實呢！但他才低頭一望，嘴裡便喊一聲「不好」，就此一跤，「轟通通」的由上面一直滾下地板。大眾忙將他扶住，但見他面如白紙，口噁涎沫。大眾道：「晦氣！箱子不曾分得妥，又遭下人命來了。」大眾急了沒法，一個個手忙腳亂，給他捶的捶，捏的捏。過了半歇，這才甦醒過來。大眾便問道：「你又怎麼的？那裡真被那和尚嚇了跌下來了嗎？」被跌的這家人又定一定神說道：「那裡是和尚呢？那裡是和尚，我看見的卻是老東家，所以被他一嚇，暫時就滾下來了。」大眾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死死心罷！大約這個財也不是我們發的。」就此便出了上房，還是分班去看屍的看死屍，睡覺的睡覺。

次日一早，但見外面鄉約、地保、差人，陸陸續續的都跑得來了，所好那喪棚下面，卻用不著再搭屍廠，就此搭鍋燒水的、打酒打醋的、陳設公案的鬧了一陣。忽聽外面一聲鑼響，趙知縣已下轎進裡，登了屍場，先分件差人將方坤檢驗，件作便答應上前。所幸天氣寒冷，屍身並未腐爛，件作先把身材長短量過報明，然後用熱布代他渾身檢了一檢，身前身後看了一遍，高報道：「後心二寸闊、三寸長一拳傷；襠寸半週圍，一腳尖踢傷，實在致命地步。」通身檢畢，刑房填了傷格，趙知縣命將葉家的家人帶上，問了一堂供，果然同差人稟報的話無訛，當下便錄了供。趙知縣又向家人問道：「你家主母葉王氏并小主人葉大福，現在何地？」有一家人說道：「那日主母抱小主人家同葉大魁、葉力、葉勇拚命理論，小人們皆被葉大魁派到外面買物；及至回頭，已看不見主母同小主人了。現今他二人所在何處，小人們委實不知。」趙知縣一聽，以為他們串通推倭，便罵道：「好些混帳奸奴！就便外出買物，那裡一個都不在家嗎？」便吩咐了一聲：「掌嘴！」話言才了，兩旁便吆喝了一聲，有一個年紀稍大的跪在前，差人就從他動手，一人走到後身將帽除了，向地下一擲，一把便揪住頂發，前面一人就拿著皮掌，便要動手。

忽見濟公站在公案前面，連連搖手道：「打不得！打得！冤枉他了。」趙知縣見濟公到來，好生歡喜，一面吩咐停刑，一面便起身說道：「聖僧，你老來了嗎？請問聖僧，這差人方坤可還有救嗎？」濟公道：「這且莫忙，我們到馬房裡去救葉王氏、葉天福要緊。」說罷，掉頭就走，趙知縣後面相跟。內中有一家人暗暗笑道：「這和尚亂說了！我適才在後園裡面曬衣服，順便還到馬房裡望了一望，裡面鬼也沒得，何嘗有葉王氏同葉天福在內？」就這家人暗中議論的時候，濟公早領了趙知縣進了後園。他這一路走去，轉彎抹角是熟悉得很，進了後園，就直奔馬房而來。到了裡面，濟公暗代他母子收了隱身法，濟公指著對趙知縣道：「你看一看，你為著二千銀子，害得人家這樣，你居心何忍！不是和尚用法術代他倆保住，他母子老早去見閻王老子了。」趙知縣此時把葉王氏母子一看，但見二人都睡在泥地下，連草都沒一根，只剩得一絲氣息。葉王氏還將天福攬在懷中，伸了一隻手，那五個指頭通身咬破，還有一個指頭塞在天福嘴裡。趙知縣雖然出身賤微，卻也不是大奸大惡，他只曉得做官貪賊，他並不曉得官貪了賊就害了百姓的性命。此時見葉王氏、葉天福睡在地下餓得這樣，也覺心有不忍，連忙向濟公問道：「師父，可還能救得活嗎？」濟公大笑道：「你不必問俺能救不能救，俺要問你從今以後可貪賊不貪賊？知縣老爺，對你說句明白話罷！大率做知縣的貪著，一舉一動，都是送人家性命。俺和尚就便跟著你走也救不了許多，不若一個不救的好，就聽他母子死掉了罷！」趙知縣見說，將四面望了一望，看見無數的人站在旁邊，要想畫個招，委實面上過不去，只得將濟公扯到旁邊，低低說道：「聖僧放心，在下以後再也不敢貪賊了。」

濟公又笑了一笑道：「也罷，該應同你有緣，俺先代你醫好了病罷。」便從懷裡掏出一粒返善丹。趙知縣接了在手，那敢怠慢，心裡雖嫌他齷齪，也只得勉強喊人送茶。濟公大笑道：「不要茶，俺和尚的丸藥，從來下嘴入肚用不著茶的。」趙知縣真個沒法，只得將丸藥納入口中。果真那丸藥沾著唾津，直往裡走。一直到了喉嚨裡面，忽然止住不動，就此左一個噁心，右一個噁心，上不得上、下不得下。其時跟隨忙取了一碗茶送來，趙知縣喝了一口，以為把丸藥可以衝下，那知喉嚨被丸藥塞住，直即水泄不通，反轉一個噁心，原物打回，連鼻孔裡都噙的是茶。外面一些鄰居跑來看驗傷的，聽得這和尚到馬房裡救天福母子，也都跟得來看，那知並不曾救著天福母子，反轉一粒丸藥把個知縣弄得要死不得活的，沒一個不哈哈大笑。趙知縣喉嚨裡面固然難過，加之對

著百姓丟這些醜，真個急得要死，只得對著濟公手拱拱的，嘴裡又說不出話來。濟公看了這樣，不由的打了一個哈哈，便說道：「怪你不好，你嫌醜的呢！俺問你可還嫌醜？」趙知縣不好說話，把頭搖了幾搖。可巧就因那這兩搖，那喉嚨裡忽然活動，一粒丸藥直滾下去，趙知縣這才升上氣來。看官，你道這趙知縣吃的是一粒什麼丸藥？那是一粒返善丹。自此以後，趙知縣突然就心腸改變，時時想做好官、後來升海陵司馬，因金人南渡殉難。此是後話，不必深言。

且說濟公此時把返善丹給趙知縣吃過，再向葉上氏母子一望，覺得倒有一事把他為難住了。此時葉家女僕自主母被逐之後，早已各散，但那天福母子皆是旁睡，兼之葉王氏還有一個指頭在天福嘴裡，沒一女眷上前移動，那藥怎樣吃法？因此濟公勿論神通怎樣大法，反被這「理學」兩個字竟難住了，只是抓耳撓腮，竟想不出一個主意。搭眼見一個老年婆子，他仗著自己年老腳大，用力擠進房來，要看個實在，他也不問老爺、和尚，一直擠到葉王氏旁邊時，濟公一看，暗暗喜道：俺何不用他一用也好！當下便向那老婆子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！俺正要請你去的。」老婆子見濟公瘋瘋顛顛的對他這樣說法，以為要拿他做人命干證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要想逃走，卻又擠不出。濟公早知其意，忙說道：「老婆婆，你不要怕，你代我將這婦人同小孩子頭扳正了，讓俺好來救他的命。」老婆子這才放心，隨即彎下腰來，先將天福嘴裡那指頭順出，又將兩人扳了仰面睡好，站起身來，只是搖頭道：「多分難得活，兩手倒都是冷的了。」濟公見兩人仰面睡好，便取出兩粒丸藥，一大一小，大的按在葉王氏嘴上，小的按在天福嘴上。看的人好生疑惑，暗道：這二人牙關緊閉，丸藥怎能進裡呢？那知這丸藥真會作怪，才到了二人嘴上，就在那嘴唇裡面一來一去，就同兩頭跑路一般，走了約有半個時辰，忽然無影無形。

漸漸的，只見葉王氏嘴已能動，眼睛忽眨了兩眨，放聲便哭了一聲：「我好苦呀！」那天福也在旁邊「哇」的哭了一聲。王氏聽見天福哭，睜眼就看天福，那知眼才一睜，見馬房裡外滿滿站的是人，和尚也有、老爺也有，心中奇怪不過。又聽大眾一聲嘈雜說道：「好了好了！委實活過來了。」王氏此時覺肚裡一些不餓。反黨精神暢旺，暗道：滿屋生客，我何能睡在地下！隨即一拗身，立起去抱天福，覺那咬破的指頭一些也不痛。抱起天福，那天福也笑嘻嘻的，把一個拳頭送在嘴裡，一點不像受餓的蹊景。但葉王氏雖然站起，卻一些摸不著頭底，只是發呆。趙知縣見人已救活，便邀濟公到外面一同坐下。大眾見官已走，有那認識葉王氏的，便上前將濟公和尚怎樣把葉大魁、葉力、葉勇、葉名設法弄進縣衙，代他伸冤，粗枝大略說了一遍。王氏才稍微曉得一點，還要追問細情，只見一個差人走進來喊道：「葉王氏在那處呢？老爺著你帶著葉天福上前問話去呢！」葉王氏當下稱謝了大眾，抱了天福直奔前廳。

趙知縣一見葉王氏到來，心裡覺得愧對萬分，就這返善丹吃了下去，全不是起先那樣忍心害理的心腸了，當下便平聲緩氣向葉王氏道：「葉王氏，你家這段家務，本縣被這葉大魁、葉力、葉勇、葉名四個畜生朦混，若非濟公聖僧到來，本縣那能曉得？你母子的性命也就難保！如今大冤已白。」當下就把濟公怎樣進門，怎樣將葉大魁等分別拘至縣衙，問明口供，怎樣把他母子救活，統統說了一遍。葉王氏隨即就來謝了濟公活命之恩。濟公忙止住道：「不必這些形象，俺不歡喜。你且去把家當查點查點，可曾被這些家奴盜去私財，如有短少，可趁知縣老爺在此，說明了方好同你追查。」王氏當時進裡，把那要緊的物件查了一查，並未移動一點，只少了兩千五百兩銀子、一隻皮箱。看官，試問葉大魁等既然把他的家當搜羅了一陣，歸並一隻箱子拿回，就便濟公復行用法術代他送回，怎樣會一點不曾移動呢？須知濟公他的法術靈細不過，他將物件追回，逐一仍代他歸了原處，曉得他是一個婦人，若翻亂了，便摸不著頭緒，所以此時葉王氏一查便知。當查明白了，方到前面回覆濟公。此時卻已才把差人方坤治活，一群看的人沒一個不口喊奇怪。

王氏見了知縣、濟公，便將所少銀數同箱子說明。濟公暗道：怎樣又多少去五百銀子的呢？忽然想道：俺明白了！初時還給了二百銀子把差人，加之幾日的用度，大約也差不多了。想罷，便向王氏道：「所少的這銀子，那五百兩已被這些賊花去，其餘二千兩，俺已代你追回，現時張欽差、楊魁率領軍馬四千剿滅小西天，仍然缺了糧草，俺已做主代你充著軍費了。」王氏見說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請問師父，現今張大人的大營紮在何處？不瞞師父說，這天福父親在日，積了白米六千石，如今一家只剩得母子二人，用度甚小，可用不著居積謀利。小婦人預備一並送到大營，以充軍糧，所以小婦人要問大營所紮何處。」濟公見說，拍手便哈哈的極口稱贊道：「好呀好呀！俺說俺救的人沒有個不賢德呢。」當下又說道：「你有若干米谷，可交這位知縣老爺解送大營，可保萬無一失。」葉王氏隨即走到裡面，拿出六張棧票，交代趙知縣。趙知縣見各事已畢，便向濟公道：「在下還要委屈聖僧一同回衙，把四人的罪名定一定才好。」濟公道：「你請便，俺和尚就來是了。」趙知縣隨即回了衙門。走至後堂，恰巧一個親隨由裡外出，趙知縣低低向他問了幾句，不覺嘴裡只喊奇怪。畢竟趙知縣奇怪的是一回什麼事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